



文庫 11  
A 1155  
2

010190524642

山陽遺稿卷之三

賴襄 子成著

傳

節女阿正傳

余西遊筑過赤間驛見其數十家瓦屋茅店依山傍樹烟火蕭條而已既而寓博多得聞驛有節女博多人松永子登為余說甚詳云

節女名阿正父曰七兵業農又釀酒家頗豐二娶妻皆先死各生一女節女後妻出也初七兵年五十讓其家於外甥七左而別營舍老焉及病篤聚其族囑之曰吾命在旦

山陽遺稿卷之三

夕而無丈夫子，唯有二女，以累公等，願養嘉右，妻以長女。至於次女，待其長妻之於長，二以承宗家之緒。嘉右者，其後妻弟也。長二者，七左之子也。親族相計，如其言，以長女配嘉右，使之子育阿正焉。阿正，天質穠粹，事嘉右夫妻甚謹。嘉右性無賴，不事事，日與其村馬鬻。万助飲酒沈湎，典義父所與田業，幾盡。親族交規之，弗聽。是時，阿正既長，長二亦弱冠，長二為人質直勤恪，而連遇災患，產稍落，是以因循未成婚也。赤間鄰邑曰勝浦村，村長半五家甚富，為其子源五擇婦，未得聞阿正有才姿，欲獲之。會万助因事來村中，語以其意，万助心竊計吾苟當此事，則借此翁

勢力，何欲不成，遂諾而歸，語之嘉右。嘉右大喜，欲不謀親族而許之。親族來謂責其違舊約而規新利，嘉右患之。其明召万助語故，且曰：為之何如？万助曰：請謀之。愚兄道全呼道全至，畫策曰：本村長善次與半五聯職親善，託以媒介，使公然來請，奴輩何能相沮也。嘉右大喜，使万助潛往授意。善次許諾，偕來決議，乃呼阿正告之，說以利害。阿正默然不答。良久曰：諸君為妾計，妾寧不荷。雖然，阿爺臨沒撫妾而許之，二郎矣。慈心所屬，萬不可背。百事唯命，此獨不能從。淚與言俱下。道全等大怒曰：吾輩所說不唯為卿計，利於義父，施及吾輩，與有榮耀焉。舍此洪福而慕落魄

之長二顛倒之甚嘉右又罵曰汝不肖此婚必有緣故意  
汝已密與長二通也余必逐出汝二人阿正低頭不言方  
助曰事已至此何必喋喋不如速涓吉納幣使善次閱曆  
曰某日吉矣於是眾歡飲徹夜阿正向隅飲泣而已自是  
梳粧皆廢家慮其有變更守之既而數日阿正忽洒然收  
淚稍理髮醜面家意其改志防護寢解阿正乘間沐浴裝  
束入屋後炭礮以厨刀貫咽兩手據膝伏而死時年十八  
矣義母方識覺其不在詢之隣隣曰近久不見二姐也歸  
家周搜遇流血淋漓大驚嘉右時他適聞變馳至得遺書  
二於傍其一以遺義父母曰兒初喪爺孃乃蒙覆育恩不

帝海山今般婚事已利父母又利諸親宜速奉命獨奈初  
許嫁二郎近聞其生業漸落乘此時變而適他獨享富貴  
是妾違遺言而負二郎也使妾不違不負焉則不孝於義  
父母矣妾身遭此罹唯有一死奉事不終多罪万恕其一  
以遺長二曰妾身許郎君不須更言近乃遭勸適勝補納  
幣有日妾不任悲愴昨託人欵說一切不聽所託之人亦  
反來勸妾無復有一人贊適郎君者也妾於是殊覺郎君  
可痛也饒使妾遂成不義之婚身披錦繡口飽肥甘獨何  
面目見人乎義父謂妾與郎君通殷勤亦宜然之疑矣然  
實未嘗伸一夕之情郎君所知也特思許嫁義重又欲有

辭於逝者思彼念此，萬愁纏心，所以自殘。冀見憐容，嘉右  
無然。万助至，見其尸，竊罵曰：執拗女子，自造罪孽，豈能成  
佛哉！遂告之善，次善，次懼禍，教以狂疾，聞賄郡宰，事得寢  
不問。實享和辛酉十一月也。物論囂然而莫敢上聞。其後  
十有八年，本藩儒臣竹田器甫嘗因臨館試詩，以節女詞  
命題，自賦長韻，悉敘其事。藩侯閱詩，心異之，因密詢中外  
侯生，母賢而有惠，其所隸小婢，赤間人也。呼而近之，訪得  
其實，語之於侯。侯遣吏廉問，遂奪兩村長職，追咎當時郡  
宰以下黜罰有差，賜節女家白金，使存卹焉。以旌之云。  
外史氏曰：嗚呼烈矣哉！阿正之為其夫也，而推其為心，亦

可憐矣。彼其生長荒山，破鹽間，何所聞見，而其辯榮辱之  
分，如是其明，何哉？蓋亦有不忍也。歟！余多閱都邑婦女，爭  
託身富貴，以貧為恥，相聚而語曰：某適某公矣，某嫁某君  
矣。或曰：某當適某，改醮於某，轉禍為福矣。嘖嘖然，艷慕其  
榮而至，結髮偕老之情，槩乎不省。至與倡妓同見，而不自  
知其為辱也。婦女猶可恕也，乃鬚眉戟張，豪傑自許，而有  
愧於茜裾荆釵之人者，多矣。則何尤於邑人，之以阿正為  
顛倒也。男之委質與女之笄字也，等耳。余嘗檢筑紫野乘  
近古雲擾之際，武夫健將，朝事立花，暮歸大友者，比比皆  
是。甚則觀其旗幟精彩，以下去就視去其君，如驛舍然，噫

何其無情也。故夫所謂忠臣無他，有情於其君也。孝子有  
情於其父也。而節女有情於其夫也。唯夫有情，是以不忍  
以其不忍，故能自忍於死生之際焉耳。余烈其節，而悲其  
情，作阿正傳。

阿雪傳

阿雪者，大阪俠女子也。大阪為豐臣氏之墟，風氣雄闊，人  
尚任俠，多以俠著者。女子而俠者，獨阿雪。阿雪為長堀豪  
賈女，妾出，幼養於三好氏，亦富商養男，欲與之配。阿雪惡  
其尪羸，不肖也，因誓不復迎婚。既而義父死，阿雪當家，性  
有俠氣，不事生產，學書及畫於柳淇園翁。又學擊劍，手搏  
為久，自誓肥大，有膂力，常從二女子，曰阿龜，曰阿岳，皆拳  
勇。阿雪甫十六，而二女皆韶齡，無賴少年見諸途，戲挑之，  
輒目二女，搏而伏之，往往不能起。南郊蛇兒，阪當時甚荒，  
僻，雖晝日，人莫敢行。阿雪嘗徑焉，有二儉兒，要之，欲攫其

佩擊仆而過，因是一時宣傳人物，色避之。阿雪既無夫，欲為仕女，得觀禁內，以善書為長檄局女史者。五年，頗諧宮庭故事。既歸，雜髮為尼，居天王寺側。月江寺嘗以生母衣號菊水，所服皆用此，遂稱楠公正成苗裔。又以姓三好系出於長慶，於是自撰法名曰正慶，常穿白色法衣，仍與前二女輩遊戲。寺嘗開龕，士女群詣會天俄雨，正慶買傘于餘人，給一傘，頃刻而盡。又嘗就寺大為法會，延伶官張樂，齋供豐備。或問何故，對曰：「我家關白秀次二百年忌辰耳。」又竊捨金于方廣寺，曰：「為我弔豐臣大閤，其任誕類此。」久之，產稍落，築室難波村，老焉。買一棺懸之門，日會客飲酒。

一日冒暑出死街上，市人皆識是正慶也，爭告其家。寄尸平昔所買酒家，而斂以其棺，埋于幽泉寺。得年七十五。墓石雕為雪及龜，與崑石狀，今猶存在。蓋二女亦合葬云。外史氏曰：阿雪世所稱小萬者也。同時南曲有歌妓善尺八，有呼者輒為女郎梳裝，插笛于腰，以往當阿雪俠名噪都下。至劇者演其事，不敢斥名，以其母名萬，呼以小萬，扮用南妓樣，因是訛傳。畫者寫真，又依之云。嗚呼！阿雪不屑為尋常婦女者也。而況混名媚人，乞倡妓使，或聞之，吾知其瞋目唾罵也。世之真假淆亂多如此者。茶山翁得梁蛇崑先生贈阿雪詩稿，珍之，使余為之傳，因得覈其事。夫阿

雪之事、不可以為訓也。然當其時、有婦女而丈夫者矣、今也、則有丈夫而婦女者矣。余於是、有以卜氣運之盛衰、為可慨歎已。

百合傳

東山在京師、為最佳麗地。每到花時、綺羅雜遝、絲肉嘔啞、墮珥遺簪、相望於逕、而葛原最稱歌吹之海焉。外史氏曰、余誦慈鎮風葛蕭騷之詠、未嘗不歎今昔之異。又怪彼秀麗所鍾、豈無才貌俱秀、增美山水者、而徒見粉黛成陣、衣香扇影、與霞彩相亂而已。蓋嘗聞之故老、葛原之歌樓舞榭、夾路而起者、四五十年前、未至如此。寶永中、有女子阿穀、作茶肆于祇園華表南側、喜作國詩、好事者哀之、曰、穀葉集、阿穀養二女、曰百合、二女皆以才藻名聞公卿間。冷泉黃門殊眷遇之、至召見之、而百合之事、最有



足傳者、

百合者、不知何許人也、或曰、江戶人也、為人明慧、絃索鍼  
繡、一見輒解、既為阿穀所養、習其母所為、喜好吟咏、日著  
菑裾、捧茗供客、而偷閑、輒手筆、研花香、鳥語隨觸、入題、性  
不甚裝飾、而天姿媚秀、潔白、淡粧、常服楚楚、動人、過者無  
不留連、都下貴介豪富子弟、多屬意者、少年自喜者、或傳  
粉顧影、以求當其心、百合不顧也、百合有所素、暱德山某  
者、為幕府士人子、爽俊人也、因事流寓都下、落魄不能自  
活、百合為之傾竭心力、因得不乏、如斯者、有年、有孕、生一  
女、情好益篤、會德山氏宗家嗣絕、族人議取其繼之、乃使

使者齎書來迎、某乃欲與百合俱歸、百合辭曰、妾與郎君  
綢繆十年、一旦萍離、蓬斷、極難為情耳、顧郎君畫錦攜婦  
人、以旋、恐招人指目、某固要之曰、吾飄泊客土、得不遺溝  
壑、以致有今日、皆因卿力、今一旦富貴、而遺棄糟糠、余不  
忍也、百合固辭曰、妾忝過愛、寧不踴躍欲從、所以不能奉  
命者、抑郎君承重宗祧、當選良聘、儷路傍花柳、何堪攀折、  
郎奔從、纏綿、不唯玷辱郎君、施及祖宗、妾深懼於心、饒使  
憐充側室、風波中起、牽累郎君、是亦妾所逆憂也、妾日夜  
籌之、慙矣、則一日之訣離、所以全十年之恩情、郎君珍重  
妾生、死自此辭矣、幸勿復以妾為念也、某不敢強、乃欲攜

所生女去，百合曰：郎君必壯，更伴新人，前途多福，不患無成行遠，膝之樂矣。妾既辭郎君，誓不見他夫，獨守青燈，賴有此一塊肉，見此猶見郎君，并之附去，何以消日。某遂舍女而去，百合自是益自脩潔，一意撫養其女子，母乳乳相依為命，女稍長，又有才情，名曰阿暉，百合常謂之曰：汝父，士人也，汝珍惜其女兒身，勿自輕視也，常欲為得一佳婿，無適意者，有池生，又住葛原，賣書畫為活，貧不自給，人皆易之，百合獨心奇之，終以女與之，女又習其夫所為，頗解繪事，夫妻終日伸帟，舐墨，以琴酒自娛，釜甑生塵，晏如也。百合視而喜曰：吾事畢矣，無幾何病死，後數十年，有一士

人自關東來，問池生，置其僭，從而入，會生他適，獨妻在，出應之，門士人問曰：夫人，池君之室乎？妻曰：然，然則吾與夫人為同父異母兄弟，吾德山某之子也，吾欲與夫人相見久矣，山河阻絕，徒有神馳，今幸因公事來此，得遂宿志，請自今數相往來，以敘匪他之情耳。妻曰：妾亦聞此於凶母矣，然凶母誠妾，慎勿相通，問今雖荷厚意，不敢違遺命矣。士人失意而去，池生後終以書畫成名，海內稱大雅先生，先生之配玉蘭，與之齊名，人比之伯鸞之孟光，實為百合所生，百合有遺集，與穀葉並傳，余友與道逸獲百合自書散稿，其書灑落道逸，猶其人云。

山陽遺集卷三  
外史氏曰、余數遊東山、東山僧月峰為余語百合甚詳、余初知百合為才藻女子而已、焉知其有識有節、又具知人之鑒也、余視今之富兒俗漢、浮慕大雅之名、爭購其筆墨、使此輩遇真大雅、當面錯過耳、誰如百合之識之於風塵中也、如百合者、可不謂奇女子哉、余恐後人以百合與今之倚門賣笑者、同年而語也、作百合傳、

喑啞、終弗能拔也、於是折節學劍、每夜自試、至千返、乃寢正之、又喜交文學士、聞人說孝子義僕事、雖遠輒往問之、轉述之於人、殷殷淚隨聲墮、談古今君臣順逆跡、慷慨如已與同時、關其事、少入平安、至三條橋東、問皇居何方、人指示之、即坐地拜跪曰、草莽臣正之行路、聚觀怪笑、不顧也、遊京郊、過足利高氏墓、數其罪惡、大罵鞭之、三百、故平時見人惡疾之、如仇、一權人專利、中外愁怨、而不敢言、正之與同志語、攬涕曰、噫、公上一百不知也、今接故紙為幟、樹山廟門外、號召、立可得千許人、於誅豎子何有、聞者掩耳、其後弊事悉革、每聞一號、令出、喜形於色、正之游道極廣、

公候時招致之不辭嘗抵一侯與政路者兩童子穿弊濯  
衣袴褶饋食甚謹侯指曰是小兒輩欲長者教悔之正之  
聞之逡巡侯曰勿然雖余有闕失願聞之也正之拜曰然  
則有所敢言往年其處民兄弟復父讎者護送之同囚徒  
是等事關風教願加意焉侯謝曰一時指揮不到後當謹  
之其為世所重而直已不阿如此然正之在東不得意面  
游至筑後過一關關吏呵止正之歸館自刺館主人驚問  
故不答曰吾諾于子自刃死無他證又不知其故吏來檢  
尸何辭答之願勿殊以待正之曰諾刺刃于腹與劇談至  
夜分吏來秉燭檢之又問故不答固問曰狂發而已乃掘

高山彥九郎傳

高山正之上野人也字彥九郎家世農正之生而俊異喜  
讀書畧通大義為人白皙精悍眼光射人聲如鐘有奇節  
母死廬於冢側三年餼粥不給骨立如枯木事聞官欲旌  
之其鄉俗喜博奕健訟素嫉正之所為誣告於吏繫之獄  
獄胥食之弗食已而得出即辭家遊四方求豪雋奇傑之  
士交之江門人江上關龍豐前人梁又七輩最親善天明  
季年歲饑所在盜起上野亦不靖正之奮袂起曰不可使  
吾鄉有此不良事欲往理之辭於關龍關龍欲援之正之  
不欲臚以衷甲受之獨行至板橋驛時已夜矣有二男子

在橋上相嚮臥兩屍高而頭凹正之念不踴不可行患之  
已而曰是官道也彼塞之無狀踴可踴凹處而過其人蹶  
起竝呼曰誰踴吾頭者拔刀連鋒追擊正之顧而睨曰喝  
其人辟易不敢迫遂往未至其鄉過一旅店有喧呼飲酒  
者則關龍與又七帥徒殊途先往會事平會飲也呼正之  
同醉俱還後官獲劇賊渠帥自語平昔未嘗遇難當漢嘗  
在板橋要人行劫遇一眇小丈夫瞋目呵我憶之今猶服  
栗也關龍善劍每謂正之曰子雖以氣服人不熟武藝遇  
真英雄乃窮矣正之不服關龍罵曰彥九無用男子能死  
斬我正之憤然欲拔刀關龍以手壓刀欄笑曰止焉正之

刀深入尺許即死臨死館主問所欲言正之曰寄語海內  
豪傑好在而已正之既死事傳三都莫知其所以死或曰  
受關吏辱慙憤死也關龍曰吾數罵人試之真欲斬我者  
獨正之渠已果於殺人故亦果於自殺耳又七聞之曰否  
否彥九蓋有所感於夢寢中爾噫渠雖夢猶能死者也  
外史氏曰予幼聞先人善語彥九郎先人亦嘗數相逢三  
都間記其鄉貫係新田郡細谷村人先世蓋屬南朝者其  
好義不無所自云嘗與客語及元弘帝逃伯耆事爭其地  
名訓讀正之曰吾嘗再赴伯耆訪土人識之客不復能爭  
其人確實類此先人嘗欲為之傳不果近讀或書正之事

疑為不軌之民寬矣予故畧叙所聞如此

古川翁傳

古川翁備中人也。個儻有大畧。喜地理學。學無所承。少小浪遊海內。抵奧羽。渡鰐浦。窺蝦夷。究筑紫薩隅。至鬼界境。其間雖攀鳥道。涉洪波大濤。重繭饑困。舟殆覆溺。沒自若也。寫山谷形態。隆然窪然。及所眺覽。樹如薺。波瀾如織。狀如工画者。尤喜尋近代戰爭之跡。觀其攻守勝敗所由。以鈎股法。揣遠近高卑。不失尺寸。著圖說。鑿鑿有據。嘗罵世以兵名家者。曰。此輩煮芋不辨熟否者。焉可施實用哉。寬政中。越侯當路。注意海防。親巡視關東諸港津。聞翁名。遠召致。欲有所詢。其子從往。及入見。又欲隨入。翁曰。何為。曰。

大人平生與人談甚口今日宜自收斂翁啞然大笑曰使此公果聰明如所聞則吾雖萬脩飾一見洞視不能然而受吾欺又不足畏也既入隨問指畫應對如流侯大奇之尋受命釐正武藏五郡圖譜稱旨遂欲祿翁使人以意喻翁翁哂曰吾老矣不習折腰事直歸築室其鄉岡田村有一老松自號古松軒主軒外多種桃花杜門著書咏歌自娛門前一水架板為橋平時撤之曰勿使俗物來消我嘗謂人曰大丈夫生無事時已不能與彼益玩富岳白山沼視太湖茅渚者相周旋已矣今世所謂薦紳先生不足供偏裨用以吾所識某某差可耳翁年六十三都諸名士爭

廣邑新墾碑

藝之東山勢鬱環與海相出入農蠶襍居稻魚之利生齒之繁甲於諸郡而廣邑居一焉邑之水注海海口淤積成廣斥因而隄之以為田鹹鹵沮洳漸化膏腴者數處其最新成曰彌生新田成於邑里正多賀谷翁宗親多賀谷氏姓平本貫蒲刈嶋支派來家本邑者二翁為其一三世相承及翁富最於宗族翁嘗助其父闢田三區令役最大徼工於文化辛未二月之季告竣於其三月有閏焉為日總五十九日役夫每一日率二千為夫總十二萬人既成籍其阡陌疆場之畧上於藩府得田三十九町有奇分

隸數家課耕勸作祖額未立有命特賜一町於多賀谷氏世世勿有所與焉嘉其功也蓋他邑亦有墾闢者糜官錢鉅萬延以歲月纔能底成翁此舉出於已策取乎已賞未嘗有煩於官雖因其地勢或易為力抑亦偉矣余自吾父已識翁省鄉之次過得相見翁足跡不出其鄉無他嗜好獨以奉上濟物為心自奉儉朴不類豪民所以能成此偉舉也翁請余記其事于石余以病廢仕放浪客土不能報涓埃於父母之邦視翁所成寧不慙恧然因翁以得不朽其隻詞於本土亦所自幸也於是不辭而為之銘其詞曰

贈壽言翁卷而懷之往示於人曰一輩無用物可打疊入廼公隻袖中者然喜與儒人交聞其談論有會於心亦低首稱服翁長面脩頤語氣深沈人望而知其為偉人一画匠為作肖像翁視而頷頤曰未免帶酸氣何不為大姦雄樣其任誕如此

外史氏曰余十六歲時翁來遊藝以與先人有舊來過手寫海內輿地及四鄰畧圖來贈於予且曰聞豎子頗可告語者願為此學予時有疾不得時見而翁即去余熟玩之與世地圖大異不画州郡界特示山川脈理畧畧州名於榜而已余因此得識海宇大勢已而遊四方有以驗之及



作史且論事多所依據皆翁賜也而不得見翁詳聞其說可勝憾哉

山陽通志卷三  
 不使大日食之六月海濱有異光如星然  
 蘇其封豕以食  
 而燕非首封餘縣而與燕曰宋文公始封燕而不敢去其  
 首燕非首封餘縣而與燕曰宋文公始封燕而不敢去其  
 而公其始封餘縣而與燕曰宋文公始封燕而不敢去其  
 而公其始封餘縣而與燕曰宋文公始封燕而不敢去其

維潮與水日戰交紛非海非陸厥地棄遺爰疆爰理畚  
 鍤雲飛非澤於家唯國之滋過潮延水祭土之神伐鼓  
 鏜鏜百吏臨焉

公曰汝功錫汝一阡襲萬子孫莫之或刊彼汰弗思酒酒  
 漁色失厥舊業新之敢得克非乃食致力溝洫噫乃孫  
 子視茲所迹

西大寺新作石門碑

西大寺因寺成邑舟船所輻湊在前備為一都聚著稱遠近西大舊為犀戴相傳

後鳥羽朝改之或曰不然足利尊氏東上時所改蓋武人不識字認音盪呼或文檄副急苦其點畫稠密故從簡耳寺安觀音像像造於天平勝寶寺建於寶龜之八年僧安隆者遇異人兒鳥海中授以犀角曰投之水隨其所沈可以興寺從之即今地是備前二水皆自伯作來南抵兒隰其東者襟州治而西者帶寺波水衝齧日夜不休而基礎屹然邑屋鱗次倚寺而宅者千餘家犀之戴焉非虛言也

山陰縣志卷之三  
當口烈公之汰諸佛場此在所不廢烏知非資其堅全以  
鎮壓方面也哉寺四更造最後疊石于岸益固其垠今寺  
主正翁又與諸檀越謀新作石門于南岸上柱楠梁栢皆  
石為之而起樓架其上柱周丈有六尺高稱之取材近邑  
一柱載須舟二隻助費者七十有二人槩係邑人初工於  
文化丁丑今茲己卯粗成巖立雄峙遠望可識自今而後  
凡舟船之上下者認焉繫泊高帆危檣群聚於慈雲之下  
不慮風水之患犀戴之名於是益實而邑與寺相須其稱  
益著可知也夫天平寶龜邈矣足利氏改寺名而降兵亂  
相踵宰備之士者更赤松山名浦上浮田數氏寺牒所紀

歷歷可指而寺獨依然如舊大士像一木片能閱千載之  
治亂况石門乎未可知其更歷幾千祀也余故不辭正翁  
之請而書其事于石亦將自託不朽焉爾昔蕪于膽作蜀  
都大悲閣記謂其官四方未得歸而想見其處備鄰吾藝  
省覲所由余無官羈得以涉其處而睹其成寧可無紀耶  
遂繫之以詩曰

南海大士騎犀之背坐鎮斯邑經於百代維犀頭角斲  
焉其出其影照水罔兩逃逸角一而已析為四柱猶之  
大士一身千手

玉堂琴士碑

琴士姓紀浦上氏諱弼字君輔世仕備前藩屬其支封內  
匠君數役江戶雅解音律最善琴偶見古琴傾囊購獲蓋  
明人顧元章物背有玉堂清韻字遂自號玉堂琴士琴士  
常謂漢謠不入國耳因欲被琴以催馬樂樂廢既久取之  
村野所傳又考舊志參互相驗更得數曲焉寬政甲寅辭  
仕得肆志四方初娶市村氏先卒有二子選遜於是攜琴  
與二子東遊會津侯客禮聘待改其廟樂乃留遜仕焉置  
選江戶而獨攜琴漫遊東窮奧羽西至筑肥最喜平安山  
水召選共居焉日事遊覽椎髻褒衣鬚鬢然負琴而行

雖士女雜沓處，逢倦輒憩，人環指目之，不顧也。衣必綿布，無副嗜酒，不多飲，朴器瓦皿，肴核隨有，醉則鼓琴，又寫山水，請畫者，以酒潤筆，輒欣然點染，氣韻高渾，猶其琴也。以文政庚辰九月四日病沒，年七十六，葬本能寺，而建碑于嵯峨，其所常遊也。所著有琴譜及詩集雜記，傳世而琴藏於遷家，選字春琴，善畫，遜字秋琴，解音，皆淵源於琴士。琴士自獲琴，行住坐臥，無不與琴俱，嘗為人誤墮地，損其一角，即痛哭累日，蓋以琴為命也。故以自號，又字其子，琴在，琴士亦在也。何以銘為，而吾所以銘者，與春琴交久，其請不可辭也。銘曰：人邪琴邪，抑水耶山耶，山水之韻寓於琴，而著於人，人雖亾耶，不亾者存焉，峩峩焉洋洋焉，何病吾文之不能傳其人耶。

大塚鳩齋翁墓碑銘

伊丹之酒主乎醇醲一變而為清淡峻冽者昉於鳩齋翁  
翁諱信雅字子明稱與右衛門老稱與助攝上野人富田  
氏養於伊丹酒家大塚探古君君娶住友氏生一女以妻  
翁翁性質直豪邁疎而不失嗜飲妙悟釀法屬家中微新  
造製醪曰泉川其名終大塚江都評伊丹者指必先屈於  
泉川他名醴珞子避席至或窺而擬之云文政己丑五月  
廿九日病沒年六十二葬于邑杜若菴側室一女養京人  
中村氏子配焉為嗣曰信行信行請銘墓於余余雖未識  
翁而識泉川而親愛之久矣不可謂昧平生因不辭而為

之銘銘曰、  
水穀之精、合為清物、造之在人、若泉始達、人如其酒、懦夫  
聳骨、

箕浦東伯墓銘

予嘗寓備後管先生家、其門人有秋月藩醫之子、佐谷惠甫、頗秀邁、可愛、先生指而謂予曰、恨子未見、乃父已而、乃父士信來、相得甚、驩乃知惠甫之秀邁、肖士信也、士信有豪氣、喜相刀劍、得長光者、所鑄寶刀、示予曰、此西海一將所嘗佩、有故歸我子、為我銘之、余諾而未果也、無何、獲疾西歸、病漸篤、召見惠甫、自知不起、卻藥不服、以文化庚午九月十八日、沒于豐前長洲之寓、享年四十七、葬於邑之妙滿寺、以弟生民承後、云後三歲、余客京師、惠甫來見、請銘其父墓、告以平生所履歷、曰、僕父諱順、士信其字、通稱

良山後改東伯本貫筑前林田人為箕浦氏幼喪父弱冠  
來秋月養於佐谷氏配以其女東遊京師學醫於和田翁  
既歸成婚生一男乃僕是矣己而喪偶又自知其性不堪  
羈絆也謝其義父以他人自代以次及僕而自復箕浦氏  
出遊寓備後三年多請治者復適京師和田翁欲養為嗣  
賦一詩辭之去遊江戶以生母齡老不欲久遠遊歸寓赤  
馬關請治者蟻傳為妬者所毀去寓長洲娶溝口氏又生  
一男曰竹次郎久之攜妻祭遊伊勢其歸也得見先生也  
臨終謂僕曰曩以刀銘託賴子是不必復相煩煩以吾墓  
銘予謂知士信者莫若管先生士信不敢請焉耳然管氏

兄弟集各有送士信詩所稱述頗悉足以不朽士信又何  
以余文為至於刀銘余已諾於士信矣雖士信有言不敢  
不果乃今而後作刀銘以附古人挂劍之義雖然銘刀所  
以銘士信也銘曰

百鍊之鐵工精器珍截妖斷邪可以防身脫室而飛所  
至吐光非如鄭刀遷地不良中道鋒折化歸黃泉雖乃  
沈埋其氣衝天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山陽遺稿卷之四

賴襄 子成著

碑

北村孟溟墓碣

美濃人學於我者其才皆可育育而各有成其可有成而中道斃者北村孟溟是也孟溟生穎敏髫髻從後滕世張受句讀能讀舶來書無和訓者課之詩有奇語勸之就我學又學醫於河越氏來我壑不過月一再所作史論立意超卓行文明電詩雖不甚刻意能言其所欲言吾望其有成也已而數月不來今聞其獲疾歸其鄉若手村死年墜

二十二而已實文政丙戌四月廿日也葬邑之東光寺先  
塋聞北村氏以農豪於閭里寺亦其祖所建有美竹佳樹  
環擁其北而南則良田彌望皆北村氏族有也孟溟之疾  
請其父養病讀書於寺而不能起云其父曰維德請於世  
張及神田實甫曰吾家自父祖未嘗有讀書者也今得此  
兒吾雖不知其才與否聞諸君屢稱之心竊喜焉今則已  
矣或得賴先生之銘其墓可以慰兒志而吾亦可以忘憂  
二人因來請且曰孟溟學醫非其志不敢違父也及病篤  
父來猶勉言笑嗚呼吾惜孟溟惜其才而無年也今聞其  
有至性如此可惜更甚悽然成銘銘曰

美其貌粹其神而薄其氣之分天賦之有虧與神乎乎疇  
交風良苗懷新有秀而不實如若人參

小野櫟翁墓碣

余以小從父聞備中有拙齋先生者而其傍豪農有小野  
氏宗族寔繁已未歲入京路由備中過長尾村宿小野櫟  
翁家翁亦嘗從先生者子弟扶之出意甚愛容而不屑屑  
待遇酒食隨有一妾家人終日對談不數坐起余就寢夜  
五鼓眠醒翁復明燭摸索而來就余枕側埋前話所言不  
涉凡俗獨於和漢之興廢忠孝節義之跡慷慨往復忘倦  
而時雜以諧謔余安而樂之甲戌省鄉亦宿焉觀如平昔

至丙子忽聞其訃孤子孝卿葬之邑之堂山先塋以墓銘見屬吾常謂今世鄉俗好讀書者少矣好讀書而能不以文滅質如小野氏者為最少矣豈非翁所率哉抑亦拙齋先生遺風也余與翁交雖日淺相聞已久而相得如此當速應請而是歲余亦喪父在制三年己卯展墓歸至岡山孝卿與其叔泉藏就我館竝申前請因得詳其狀曰翁諱方字仲直通稱猶吉祖考諱寬正無男養侄為嗣諱正竝翁其第三子屬二兄皆夭遂當家為人和毅靖曠與人議論不合至形辭色而事過乃坦然御家人不咎小過不褒小善無他嗜好唯嗜書壯歲喪明猶使兒輩誦讀聽之逢

澀滯處輒覆審折其義往往精當傍喜作國詩又善棋四凸其子之脊以分黑白摸而下焉不怨一道黠客或暗亂行試之未嘗受濫云配山田氏生二男一女長為孝卿名務次男夭一女適藤井氏喪配繼以其妹生三男嚴佳令二女一夭翁沒於丙子七月五日實為文政十三年年五十八翁雖喪明其優游和易宜享壽考而止於此何哉因銘之曰

唯昧於目故明於心壽雖歉乎子弟如林天之乘除誰道不均安此佳城利汝嗣人

廣江殿峯翁墓碣

赤馬關當西道咽喉海陸商旅所輻湊而廣江翁獨以文雅知名海內凡橐囊而東西行者自挾一藝以上莫不容於翁翁家不甚富而好推獎人卹其窮困余意翁風流自喜者及西遊往來主翁家然後知吾向淺翁為人也翁況容衆而其中有所鑒別自奉朴素性不飲酒日著粗布蔽膝雜奴僕理事暇輒與客對談笑揮洒客安之留滯動經旬月而其妻子亦不之厭也吾聞翁嘗以孝蒙其藩旌賞事在享和癸亥蓋其仰事俯育一本誠實各有條理施及朋友無新舊皆得其歡心焉爾世學者浮躁無實以文與事為二途甚至以好事廢務敗產聞翁之風可以警矣余

與翁別三年而得翁訃實文政壬午九月六日享年六十七葬于邑興禪寺翁諱為盛字文龍號殿峯通稱吉右衛門有三男長為禎仲為尚皆先死季鐘二女長適中野氏次在家鐘嘗從余遊今為嗣以書來請曰先子在時每言吾眼所閱遍天下而晚得賴先生焉則先生宜銘其墓矣翁善畫多從學者又善刻印公卿侯伯時徵其篆雕世多知者故不著著其最大而人不及知者遂銘之曰

居商之衢為文之郵不澆不流獨勤衆愉吾在翁廬見寶友書與米鹽簿如獮祭魚翁與吾別書月一臻催報如逋必得乃欣嗚呼可以知其為久矣人謂之敏吾服其篤所

以使人不謾况骨肉米

渡橋翁墓碣銘

方今列藩皆有銀鈔如山陽一道數鈔錯行我藝鈔流通最廣然行之既久不無壅滯及其交換有司不時給銀是以富商相顧亦不月置鈔鈔日賤銀日貴尾路為藝大港船沽賈易皆資於銀而銀不足以運物文政甲申港長老聚議有渡橋翁決策請貸公庫銀自保以某月返納乃榜於牙場大收鈔給銀銀出厓十五萬兩而鈔價即昂起私藏銀者四萃商旅開通公私共濟盡如翁所策褒賜銀蓋特典云翁有心計善斷其所籌畫人或危疑及見效皆服

多此類也翁諱忠良通稱貞兵衛其先藝島郡人曰彌三郎者據宮原砦因氏焉屬小早川氏有戰功後隱為民世代不詳至考傳兵衛幼孤流寓尾路冒母氏渡橋貧甚翁自童年為人僕役纔得生存既長主管一行鋪鋪三易主翁拮据廿餘年未嘗失誼於各家主多其勞舉鋪業歸焉乙酉歲七月十四日病沒年五十六葬于邑千光寺配細谷氏亦賢助翁成家有八男二女長子茂兵衛嗣次榮助為倉田氏所養一女適川北氏餘在家翁為人恂恂然而其中精明沈毅沈容衆好為人救難賑困而口未嘗言故雖狡猾難使者常效用焉而不能欺也臨終戒嗣子曰吾

所為在我可耳。汝勿傲焉。抑財不可常守。欲守者非愚則陋也。吾特欲有積尺寸効涓塵於國。而百不償一。汝尚體此志。嗣子謂諸身父所愛。因請之處分。翁曰。是在汝。及葬會送者千餘人。其為衆所畏愛如此。邑橋本元吉嘗謂余翁如蛟龍居池。不得大展其才。是或然也。翁使其第三子謙藏就余學。以狀來請銘。銘曰。

訥而辨。萬口皆瘖。積而散。斂量海涵。市飲門水。斂心其謂。若人歟。有書填於胸。無毫補於父母邦。吾其無怙泥乎。翁哉。

大倉翁墓銘

余嘗謂古豪傑皆善治產。如馬文淵雖不遇光武亦能自樹殖士之口。經濟而不能自活者非實才也。今聞大倉翁事。益自信云。翁越後芝田人。諱道真。稱卯一郎。後襲父稱定七。其先京畿人。來寓蓮瀉。祖父時分田產於少子。居木邑。即翁父也。後視兄家落返其田。曰。吾可賈以計活也。性喜施而貧無以逞。有二子。長即翁。次喜八。住江戶。翁於是慨然誓必成富。以逞父志。日夜勤厲而父逝矣。負券萬金。乃益感奮。邑為北地。一都會。多大賈。每物價高下。人人聚議。翁笑曰。我寧以身不以口。輒親赴其所。驗虛實。可取取。

可與與未嘗遲疑而要彼我兩利曰知己而不知人者愚也遂至累鉅萬藩侯賜許謁然自奉儉素雖多僮指猶躬薪水至沒不改無他嗜好野史使子弟讀而聽之辨興亾之由曰古英雄皆敦信義信義始於骨肉其弟窮且無子遣少子嗣助殖其產文化中越大饑饉死者多翁陰賑救之私語其子曰今而得成父志爾恨不使目之因泣天保庚寅臘月十九日病沒年六十九娶本間氏生十二子長男利安稱儀兵衛次旨次養於弟曰喜七五女其二嫁米氏乙川氏加茂氏其二贅婿分產一男二女天鄉人安田幹伯識余佐藤德裕學於余竝請余銘其墓德裕父嘗

謂翁商賈中之良將也惜不使據大都通衢則所成當不止此德裕亦記翁言曰人老當益厲精不當以貧富易節易節是率子孫汰也信乎其言之彷彿文淵也余則惜其才之用之商賈而已銘曰

尚空談而不實試學所以棄也多議論而少成事政所以墜也吾安得起翁與語古今之異耶

漆谷翁退筆冢銘

高松漆谷翁寄書賴子曰吾八十二歲矣目矇耳聵手足痿而未死平昔未嘗禮佛而喜吟詩退筆山積幾字等身自思比身未可埋也而此筆可埋欲先埋之于志度寺寺

主一如師戒乘具足而為吾文字交故託焉讚佛筆冢前  
資我冥福煩子銘之翁意蓋曰吾不禮佛非不欲禮也為  
此筆所擾不暇禮也八十年來所為綺語傳播萬口罪業  
深重必墮泥犁是亦筆所為而吾不知也欲嫁禍於筆使  
筆墮地獄而自生天堂為一如師者不亦難乎而吾將何  
銘之抑吾聞受苦樂於身後身死心在也今此千萬頭筆  
已盡其心於翁其堆積者皆腐肉朽骨也擠之地獄亦所  
不恤特恐翁之心亦在詩卷中長留天地間雖有天堂無  
復可生也則師何為邪雖然翁吟哦自娛非世嘔心肝以  
求名者比故詩成槩不留稿留者此筆而已且當翁把此

筆沈吟也有既命意而停手者矣有半吐半含者矣烏知  
其心之殘膏賸馥不尚在此中哉則師當讚佛於此而賴  
子亦當銘焉銘曰

風花雪月隨手而結又隨手散歸於造物萬結萬散一因  
汝筆藏汝於土先我之骨勿為芝菌勿為蟋蟀吐彩學吟  
徒倍罪孽惟吾與汝懺悔於佛非敢必願其同成佛也



楠部子春墓碣銘

賀藩提封，最於諸鎮。金澤市司管其山海之利，事務浩繁，雖市有宿老，其專幹事者數負，擇才望充焉。有楠部子春，居其職，歷事十二尹，至有令。凡事如金五郎所戒，子春其字金五郎，其通稱也。諱肇，号芸臺。父諱定賢，本能登鳳至郡農來嗣，歸山氏，後娶早川氏，生子春，幼聰慧，三歲能作字，亂而讀書，或言學無益於產，父不買，甫十九，父疾病，遺言曰：吾祖本楠氏胤，業商非志，吾欲得人託後，使汝復姓，成名於上國也。家貧不遂，汝其體我志。子春自是益發憤，刻苦多來學者，而痛節衣食，終能興產成家，如父所言，造

父神主出入必謁父箱篋所藏弃物不忍移動開視輒愴然其自儉至單套一領終身不改作補綴狼藉而數恤人窮無所顧惜貧時庸書得紙盡以寫經後置書至府下無匹性強記精敏嘗承尹旨條理局內舊簿數百卷易於檢例書學歐法善擘窠大書潘侯嘗召觀作八大字縱筆揮灑墨瀋飛污近侍衣侯激賞稱善後再召則病作召其子邦勞問差劇賜金數片遂不起年六十一實文政庚辰九月廿九日也葬于野田山塋子春在職發宿弊祛姦蠹遇事敢言而簡靖謙和數建白旌孝義至躬訪察之人畏愛之及葬會者千餘人娶匹田氏生三男四女長男為邦次

弼純二女適人餘夫養豐田氏子為嗣以邦別建補部氏成先志也然子春不能迁居上國者上司倚賴不肖違也邦學於余來乞銘其墓銘曰

系出忠義才備華實跡微績巨利澤被物

北條子讓墓碣銘

北條君子讓慕唐陽城為人自命一字景陽嘗徵余書其說時酒閒不遑詳其旨諾而未果而君病沒於江戶後九年其子進之寓昌平學計建墓碣來請曰在先友伊勢韓煦玉最舊管翁嘗託之銘未成翁逝韓亦踵沒使翁在必更託之於子先人亦領之也余與君同庚又前後同掌管

氏塾教余辭君就如代吾勞者且進之在東所識鉅匠匪  
歎乃遠求於余余寧可辭况有宿諾於君乎君諱讓通稱  
讓四郎號霞亭又天放生志摩的屋人其先出於早雲氏  
後仕內藤候候國除曾祖道益祖道可考道有皆隱醫本  
邑考娶中邨氏生六男四女君其長幼喜讀書考以次子  
立敬承家聽君遊學入京及江戶學成一藩侯欲聘致之  
會聯玉來偕遊輿以避之又寓越後南歸為勢林崎院長  
院藏書萬卷因益致汲博素愛嵐峽山水就其最清絕處  
縛屋挈弟俱居囊研壺酒蕭然自適歲癸酉遊備後訪管  
茶山翁翁欲畱掌其塾諮之父父命勿辭福山藩給俸五

口時召說書尋時召之東邨給三十口准大監察將學東  
徒居九山邨舍三年罹疾不起實文政癸未八月十七日  
享年四十四葬巢鴨真性寺君為人癯而皙隆準眼有光  
嗜酒風神脫灑而狷介不苟合友於諸弟交友有終始至  
一同醉之情或終身不怠而治已端慤不自欺嘗曰學無  
益於己與人猶不學也學主洛閩而輔以博覽患東邨士  
習駁雜授小學書欲徐導之未遂而沒尤善詩叙實而不  
俚使事而不窒清勁如其人有霞亭摘稿跋筆嵯峨樵歌  
薇山三觀及杜詩插注等配井上氏為管翁姪生二女皆  
天養藩士河邨氏子退為嗣即進之余重進之之請已敘

吾所知、又就嵐峽、訪於其舊識僧、僧曰、吾驟往、見其焚香靜坐、不見甚讀書也、作詩亦不甚耽吟、乎君蓋欲自驗其所學者也、其慕陽城、豈非慕其雖求適已、亦能濟物哉、不然、烏能舍其所樂、而役役以沒也、是可以槩君之心跡矣、

銘曰、

處則孝友、出則忠蓋、接物以和、行己也峻、唯不遇事、遇則必奮、展矣景陽、於陽是憲、天假之年、頹俗可振、

嚴山子文家銘

嚴山子、諱正武、字子德、嚴山其號、通稱主計、彥根、藩士、真壁氏之子、出嗣、藝藩堀氏、堀氏祖杏菴先生、近江安土人、

學於京、而仕於藝、子孫世為儒官、住京、曾孫南湖、與從弟景山、分門給職、南湖曾孫君弼、無嗣、臨沒、養子德、子德塊獨、抽先世書、讀之時、遊京、儒間、最後來見余、余常傷、無以報、父母邦、得子德、大喜、相勉以實學、子德益發憤、誓振家聲、供國用、其業大進、庶幾有成、而一疾不起、實天保辛卯七月十九日、年厯三十一、葬南禪寺先塋、而舊鄉同學友、收平昔文稿、及退筆、埋諸彥根、長久寺中、樹石焉、合辭來請、銘於余、余惜子德之無年、而喜其有友也、揮涕銘之、琳珉敬質、昆吾歛心、而發之、歛文、金纜聲矣、而玉未振也、乃祖之鄉、距茲匪遐、魂子尚相從、湖之厓乎、

山陽遺稿卷之四畢

山陽遺稿卷之五

賴襄 子成著

記

菅公畫像記

菅公之廟祀北野、由於贈褒、宰府為其所遷、且薨、併其裔  
 冑家廟、皆所宜有者、然而七道州縣、無不有祠、苟讀書學  
 字、雖乳臭之兒、知敬奉之、畫其影像、幾乎家置、人藏、紀藩  
 士、吉田重氏家有一像、覺其有異、不敢私藏、寄之江戶一  
 神祠、參河鳳來寺主寶圓僧、正實重氏兄、因終奉之、寺  
 多子院、其一日實泉僧、正命焉守之、自是實泉世掌其祀、

百有餘年、近者院主念實嘗侍其師病於它院、忽省神像、無守者可虞、走歸、取之自隨、無幾何、實泉災、闔院蕩然、而神像儼在、是文化四年九月事也、事傳遠近、香花奔波、今院王成實修其裝新之、周請四方文士賦詠其事、而求余文記焉、有客難於我曰、管廟既係朝廷祀典、不可私祭、私祭、滯也、使公有知、寧歆享之、况區區文祠、無加於公、而適足褻之、且夫公之威靈、能守己、影於九百餘歲之下、使祝融不能施其虐、可謂偉矣、而不能自救其身之遷、謫於生前、何哉、余曰、子亦知蘇子瞻之論韓昌黎乎、曰、公之神在天下、猶水在地中、無往不在、其精誠能開岳雲、馴鱷魚、廟食百世、而不能回主之惑、弭臣之謗、使其身一日安朝廷、所不能者人、而所能者天也、今管公之德業、百倍昌黎、神在無不在、而靈能其所能、曷足性哉、謚曰天滿大自在、蓋是之謂爾、而學於文者、私之以為文之神、夫神非文之所能囿、而文為神之所愛而寄也、各述其敬慕、雖連篇累牘、或其所不厭聞、所以余亦不辭而贊之、夫人之身、有彼我、有生滅、而其神則貫萬古而同然、念實之精誠、即公之精誠也、余因此有感焉、公際遇寬平之時、欲過衰勢、興治道、而其志不遂、衰亂相踵、直至於天文元和之際、否極泰開、以施於今、雖不能盡如其意、然亦少酬矣、而其基實始於

食百世、而不能回主之惑、弭臣之謗、使其身一日安朝廷、所不能者人、而所能者天也、今管公之德業、百倍昌黎、神在無不在、而靈能其所能、曷足性哉、謚曰天滿大自在、蓋是之謂爾、而學於文者、私之以為文之神、夫神非文之所能囿、而文為神之所愛而寄也、各述其敬慕、雖連篇累牘、或其所不厭聞、所以余亦不辭而贊之、夫人之身、有彼我、有生滅、而其神則貫萬古而同然、念實之精誠、即公之精誠也、余因此有感焉、公際遇寬平之時、欲過衰勢、興治道、而其志不遂、衰亂相踵、直至於天文元和之際、否極泰開、以施於今、雖不能盡如其意、然亦少酬矣、而其基實始於

此州像之歸焉，似非偶然者，非邪？併書以誌成實，使因夫民來詣時有諭焉。

### 登登行菴記

備前武元景文善詩及書，嗜古書蹟，自號曰登登庵。登登，蓋打碑聲也。已而破產，遊四方，寓我菴數日，臨去，求余文記其菴，曰：吾之去期在明日，請速成焉。余辭曰：吾素拙於文，今記子之菴，寧可一日而成之哉？景文曰：吾庵乃行菴也，吾無妻子，無田產，至此國，輒有此舍，至彼鄉，輒有彼次，弛擔卸笈，解囊而陳之，書籍在左，筆硯在右，目之曰行庵，是菴可一日成也。則子之記之，不可一日成乎？余曰：記者

記也，故記其處，記其時，記其材，與不，記其大小，黃狹，蓋非記也。今子之所謂行菴者，吾不知其在於何處乎？成於何時乎？何材乎？何工乎？大乎？小乎？廣乎？狹乎？吾將何記？雖然，吾且妄記之，曰：行庵在於所在，成於所成，無所取材，無所役工，或大或小，或廣或狹，無不如意者，有不如意者，立改，成之，故高堂大厦，子之菴也，華門圭竇，子之菴也，山之椒，庵也，水之濱，菴也，桑之陰，石之萃，亦菴也，舟亦庵也，輿亦庵也，夫然，四海之內，無行非菴，菴亦偉矣哉！其成也無始，則其毀也無終，山之蒼蒼也，水之泱泱也，傳諸千歲，目爲子之庵，誰曰不可也？夫土木之偉者，宮而阿房，殿而未央。

臺而柏梁亭而沈香、瑋天下之力、塗億兆之膏血、以為古  
今之觀、莫偉乎此、而其在止於一處、其成之時、與毀之時、  
曾不能瞬息焉、則此諸子之行菴、亦蜂蟻螻耳、今有蜂  
蟻螻阿房未、夾柏梁沈香者焉、而吾得文以記之、雖求  
之急迫、烏可復辭也、景文笑曰、是可以為記、

登登泛菴記

登登行菴、供於行、改行為泛、自長研儻舟、泛海而歸、故備  
終遊寓京攝、號曰泛菴、客聞而笑之曰、柱於地而屋之者、  
菴也、名之曰行、斯以異矣、名之曰泛、不亦異之甚乎、且其  
自肥之備、自備之攝、京所樂而泛、皆儻於人者、不得自

占為菴、尚自名之乎、故菴則不泛、泛則不菴、二者無一  
可也、山陽子何尤焉、子徒見被剗木剗木者、謂之泛  
耳、殊不知有國者、忽興忽廢、忽沈忽浮、孰非泛者、四  
嶽三塗、陽城大室、譬之江海、其不一姓者、不猶舟乎、故皇  
王帝霸之業、自坤輿視之、皆泛也、九州之外、裨海環之、裨  
海之外、如九州者、九而大瀛海環之、則雖坤輿亦泛也、而  
何尤於菴哉、呂氏之書、謂泥古而不通、今者、為剗舟求遺  
缺、故世之推移、猶舟之行、而人更主之、猶行旅儻舟也、而  
自名曰秦、曰漢、曰魏、曰晉、曰唐、宋、元、明、登登子何獨不得  
自名焉哉、昔者、張志和、敝漏其身、而不能自修理、曰、願為



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是志、和未、免有物我之念、爾、吾試  
與子升伏水之墟、以望浪速之津、如瓜之皮者、如鴨之嘴  
者、如葉浮者、如胡蝶之蜚于堊者、如林木轟者、皆登、登、子  
之泛、葺也、興至則乘、何不可往、又何不可來、而又何微漏  
之患、使志和目之、其必神竭而意沮、自愧其泛之不廣也、  
甯詎病於子之嗤邪、客莫以荅、遂書其言、以爲泛菴記、

黃葉亭記

備前閑谷鄉、建於烈公時、爲百餘年誦絃之地、吾聞其  
地在府東北羣山中、林壑幽邃、其師生皆安其處而樂  
其業、咀嚀之聲、與松風泉韻相答、暇則相携逍遙山水間、

蓋校舍之東、兩閭合流者、樹最老、石最秀、顧而樂之、乃併  
力置一亭、以爲游息之處、偶見藤公定家小倉山亭圖、以  
其結構小而易辨也、頗規、摸之、名曰黃葉亭、以亭成於季  
秋、且取公黃葉之詠也、既而請吾父書其扁、而使余記之、  
余以爲天地之間、凡有采色者、皆可以悅人目、而華葉山  
於天造錦繡、由於人爲其優劣、固判然矣、古曰、五色使人  
目盲、故眩於錦繡者、不知華葉之真可悅也、余嘗按藤公  
事跡、終始爭亂之世、位至二品、官至納言、而憂愁不滿之  
意、常形於言詞、豈其奔競之習、未能免於事勢耶、吾恐其  
心目所屬、不離紆青拖紫之間、而何有於木葉之黃哉、今

閑谷諸學士處無事之世踐明主之跡仕其名而隱其實  
講道山谷無所外慕則所謂寒雨之深朝朝而深者諸學  
士乃得實驗而專有之黃葉之名於是乎爲不虛焉余將  
歸省吾父其必枉路於閑谷仰烈公之遺構退從諸學士  
於亭上重論天造人爲之分將有日矣此記足以爲先容  
歟所以不辭也

### 夢硯樓記

龜山氏爲備豪族曰松伯秀者美丈夫而喜文嘗思置佳  
研而未獲夢有來售一古硯紫色質潤厚可盈握論價未  
成俄然寤悵惘竟日遂名其書樓以夢研而請余記余曰

思而夢之固其宜也殷王思治而夢良弼今夫研亦文人  
之弼也而其良者爲甚難獲今子夢之安知不有惟肖者  
來左右子也名樓志思亦燕王築臺致士之意耶使子真  
好之其至可埃也使子徒浮慕假想之雖至不能獲也葉  
公禹童而駭真童子之於研得無亦然乎夫硯之曼質膩  
理耐不畱手孰若彼如凝脂者研之色渾潤麗如割琳腴  
孰若彼秀可餐者硯之眼目明瑩嬌媚如活鳩鵲孰若彼  
善眩宜笑曼睽騰光者彼解語而此不言彼先我意而此  
須我扶持則其於可愛用也有間矣而子之所夢寐在此  
不在彼余有以知子之處心不俗非世紈袴子比也余視

世之紉綺子、輾轉反側於朝雲暮雨之恩、斛珠聘焉、金屋貯焉、不啻錦囊琉璃匣、而恩情一缺、捐之路、傍者往往而然、不足怪也。彼所謂可一日三摩挲者、以其嫩爾、白頭面皺、變愛為憎、莫若此溫潤之物、愈老愈佳、肌膚色澤、畢生可親哉。子真知其可好、而力求之、將見下、巖无物、奔就子之樓、與子之墨、相戀不捨矣。寧特曰夢之云爾哉。伯秀笑曰、先生豫為紫雲為媒、灼然願書置樓上、以為他日證券。

移山亭記

移山亭者、小野翁所以名其居也。翁嘗遊近郊、見一大石、以富岳者愛之也、聚其鄉民、移之亭之前、遂扁以此名而屬余記之。夫亭之勝、石之奇、諸名士之題詠備焉、余復何言。余知翁好談近古事、余亦嘗修私史、於足利織田之際、頗為詳也。翁亦記鹿苑公東遊觀岳之事乎。又記總見公之伐甲斐、亦枉路觀岳乎。夫此二公者、削平禍亂、鋤孽豪傑、意之所向、則雖蟠據數國、難扶如山者、移彼置此、如夾碁然、其於名山、苟知愛之、寧不欲移近諸其居哉。而不能不僕僕然涉千里而就觀焉。今翁以二公所不能移者、置諸階除之間、朝夕坐臥、縱其娛玩、不亦偉乎。而余安得不奮筆記之也。或聞而笑曰、二公之所不能移、山也。翁之所不能移、石也。惡乎同。夫人力與物形、小大各宜相稱。翁之石、

即二公之山也。苟寓其意焉，何問其小大哉。抑人之愛是物，無不欲常有之，不唯欲常有之，無不欲傳之子孫也。二公已宰海內，謂山河皆我有，而不能禁其分裂於身後，是無他，據衆人之所同欲也。如翁之石，則非人之所同欲，而已之所獨愛也。故一移之後，無復他移傳之世，世頑然長存，題曰小野氏之富山，而人莫之或爭，以是言之，優劣得失，蓋達者之所能辨已。吾將以此為記，欲翁之子孫每避人之所同欲，而守己之所獨愛，不獨此石也。則亭其水不墜哉。

歌聖堂記

歌聖堂者，藤井機園所以祭人丸也。初機園過所識家，見其祭蛭子，覺其像有異，拂塵煤諦視之，蓋人丸也。以示鑿古者，以為昔者頓阿上人，手刻人丸像百副，散落人間，是其一云。機園懇請獲之，安諸堂中，而吟詠其下，遂願以此名。請余記之。夫人丸，永言娛情，忘其形骸，寧料後世有頓阿者，雕其面目鬚眉，至百副之多哉。頓阿刻像，自寄景慕，寧亦料後世有機園者，收而祭之，以名其堂哉。然機園過獲其一而已，其九十九，不知各在誰家，恐皆錯認以為蛭子三郎耳。物之遇合，出於自然，而有數存其間焉。噫，亦奇矣。或曰：機園善和歌，喜古雅澹秀之致，蓋沿草庵之流，而

湖古今萬葉之源、其夢寐歌聖、非一日、故有此奇遇焉、爾、  
在機園固為欣幸矣、而在像、不可知其為幸與否也、夫其  
巾而坐、手有所執、肖矣、而歌聖所執、搗藻之筆、而蛭子所  
執、釣利之鉤也、故蛭子濁歌、聖清、蛭子俗、歌聖雅、雖然較  
其氣焰勢力、則歌聖不能及、蛭子之万一、何者、祭蛭子、則  
致貲巨万、則世不絕、祭歌聖、則不過善哉三十一字、終身  
學為蛙鳴蟲啼之聲、故橫目之民、莫不知蛭子之可祭、而  
祭歌聖者、千万人中、一二人而已、使此像終冒稱蛭子、則  
酒肉羞奠、隨在不乏、一經機園之鑿、呼曰歌聖也、當其在  
機園之堂、則享一瓣香之供矣、苟離其手、誰保其不餒哉、  
賴襄曰、然、雖然、使像有知、寧饒而歌聖、不飽而蛭子也、遂  
書為記、

挹翠園記

藝備之海多灣曲、非侘海國太豁、露者比、而尾路為最焉、  
鴈嶼與陸對者、喚之可簷、屋瓦如鱗、帆檣如林、與山光水  
色相出沒、邑人往往因地勢、治園莊、而熊谷氏之挹翠園  
推為第一焉、歲甲戌、余省鄉而還、園主士晉要余遊焉、園  
在邑東北、踞山枕野、方十餘畝、其東面而蔽者曰春曦堂、  
連其後者曰麥浪軒、下軒北行、左右皆花叢、曰百花逕、逕  
盡得松林、林中可想者曰松濤亭、自亭南行、抵山麓、山泉

所注環以楓樹曰秋錦池、楮池而登山石錯列曰伏虎巖、巖之上栽梅十餘株曰香雪坡、下坡而東蒙密崎嶇得稍平者爲花園曰擲芳塢塢之下卽堂也坐堂而望所謂如鱗如林者皆在几席下士晉敦實喜文自其父祖脩治此園久而不廢故其親深杳渺俯仰可樂非他家所及也士晉請余記之諾而歸京會余移居銅駝坊塵事蠅集因循不就忽匝一歲士晉數以書來促嗚乎余自來京師凡三移居皆僦屋街巷中無隙地可栽竹木朝夕所見紫陌紅塵車馬綺駁而已乃回首西望想見園之山光水色欲挹其一片翠以灑吾心目寧易得哉遂書此以答士晉且謝

余之宿諾非得已也

招月亭記

亭名招月月可招也與哉今夫月離離然出東嶠入西嶺月自行其所可行人豈得招而致之哉人之與人相招也必潔其酒肴祭其灑掃折簡馳价盡其礼意猶且有不來者而况於月乎然世之愛月而欲招致之者多矣有層樓傑閣彫欄畫棟以招月者月不月至也、有珠箔繡戶金尊綺筵以招月者月不月至也、何哉絲竹爭奏酒肉雜陳語笑紛麗而簪珥縱橫銀燭之烟薰蒸滄勃假使月來乎亦必踵階而止至戶而退路阻逡巡不能流光筵席揚輝帷

慢以答主人之意是不招以其道曷尤於月之不來乎吾  
讀王摩詰詩云獨坐幽篁裡彈琴又長嘯深林人不識明  
月來相照夫月豈獨厚於摩詰乎招以其道焉耳今亭主  
人亦摩詰之徒耶以吟哦代絲竹以琴書代簪珥竹檻葦  
簾以代畫棟繡戶移燈屏燭以招乎月月乃惠然肯來造  
主人之膝照主人之面襲主人之鬢鬢胸襟戀戀而不肯  
去直至興酣詩成鐘鳴漏盡然後退可謂招月之亭不負  
其名矣或曰亭主人雖能招月而致之而月不能言也相  
對終夕無乃寂莫乎曰不然李太白不云乎今人不見古  
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亭主人對月而坐懷其平生所慕  
曰某人亦觀此月矣某人亦為此月所照矣其面目鬚眉  
彷彿乎現於前是亭主人已招月而致之又以月為介以  
并招致古人也何憂其寂莫耶余因記之使人知亭之所  
招不獨月也亭主人姓小野字泉藏一門儉素唯嗜書亭  
其讀書處也

鳩居堂記

京師文物風流每先於天下而製筆之工鳩居堂為先焉  
堂主人熊谷伯肅請為之記於賴子曰僕先出於武藏人  
直實後徙淡海僕曾祖曰直心來居京師僕父直性賣香  
為業乃有今名僕父性勤儉而喜施凡事之益於人者輒

欲力致之、嘗有東僧善書者、來須筆、歷試數工、不如荏土  
之佳也、僕父慨曰、百工以京師為宗、獨筆不然乎、遂蒐諸  
國佳毫、而選於工、命之、既成、試焉、圓勁虛活、莫不稱善者、  
自是其後、鳩居堂之名、著於薦紳間、而或有難僕者、曰、詩  
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堂之名、蓋取此也、夫鳩之拙於巢  
也、譬諸人、猶彼不能自築室、而僦人之屋者乎、子之家於  
此、四世百有餘年、此為里閭之望、則所居之巢、其所自有、  
豈鳩居之謂哉、僕莫以荅、願得先生之文、解之、賴子曰、子  
何不荅之、曰、吾之家、非吾有也、吾父有家、吾僦而居之也、  
吾父之家、非吾父有也、吾祖有家、吾父僦而居之也、蓋世

之有國家者、孰不謂是吾有、而不知其為祖宗之物也、敗  
亡接踵、職是之由、今子之巢也、其墉其戶、皆子父祖所以  
網繆而授子、子得以禦民侮、子不敢自有焉、慎居而授之  
子之子、子之子、子之孫、皆居焉、而不自有也、則鳩居之巢、  
雖百世不墜矣、而筆之與香、實其桑土也、以此記子之堂、  
可乎、伯肅拜曰、可哉、足以垂訓、遂書贈之、且言曰、子之遠  
祖次郎、先登陷陣、第名亂世、而子父子乃以毛穎之工、為  
明時之倡、吾不知其所造之筆、鋒芒利用、何如次郎之劍  
也、文武雖異、其有樹立一也、夫鳩者、鷹之所化、以鷹之鷙  
悍、而時至形化、則錦翼文頸、穀穀然為勸農之聲、鳩居之



以文工繩祖武亦隨時而化者也

松窻記

葉子韶號其莊曰松窻而徵記於余余之來長崎子韶與其子子成請余館焉余得以弛負擔焉焉得而不記抑余寓之匝月矣莊之所有四時草木之花實繞檐夾階掩映窻牖者不可悉數也而顧獨以松名焉者何哉子韶蓋愛之云爾夫松之可觀者蒼髯鬱鬱而已非有紅紫可以娛於目也非有甘酸可以爽於口也非有芬芳馥郁可以快於鼻也子韶果何所愛哉且夫衆人之所愛而已亦愛之其所以愛可喻之於人也人之所不愛而已獨愛之其所

以愛之雖已之口不能言之况借他人之口以言之耶余欲言子韶之所以愛松而名其莊不亦難乎雖然余察長崎之俗有以知子韶之意矣長崎之俗奔競躁進艷慕榮利寧破其產而求達其官務誇耀一時而不念子孫計是喜桃李而不愛松柏者也子韶愛松其必與此輩異矣余視其所種之松皆蓬蓬然稚而矮者其凌雪霜而貫四時將期之數十年後是亦可以知其計久遠而不苟媮也莊之得名意其在此歟且夫長崎交易紛華之地而子韶父子所職據其要喉妖艷瑰麗之物心苟愛之垂手可致四方遊士挾其管絃奕棋凡百技巧以娛人耳目者接踵累

跡焉。而子韶乃獨引迂闊古拙如余者，而優遇之。衆必指而笑曰：彼何所可愛哉！嗚乎！是亦非以其磊砢多節，無媚衆之態，而有獨持之操也耶！以其愛松，故見類松者亦愛之焉。爾余代子韶言其所以愛松，又言其所以施及於人者。蓋爲子韶解嘲，且以自解也。數十年後，人之與松兩得無恙，再來遊此，將見彼蓬蓬然者皆成老龍鱗，挈空凌霄，將與子韶共撫而盤桓之。

超然樓記

長碕地勢，山抱其三面，而一面控海。海口容賈舶蠻館，而官邸多依於山。山海相迫，如建瓴然。然劇險爲夷，列置街巷，人之往來，不知其所躡之漸高下也。高木君機齋之第，在東北隅，爲其最高處，而又就起樓，樓不甚高，而登焉者如出雲表，因名曰超然，而請記於余。余之遊長碕，寓在海濱，澌澌囂塵，時被君延請，飲於樓上，平臨山色，俯瞰林梢，鑿其西牖，可以視海色，尤覺其名之稱也。長碕有令尹尹差，調更代，而令百世無遷，其子弟不得推試爲吏，則往往冒他姓，或入僧道之流。君實爲今令，君之弟材武多藝，尤長火技，遭遇事變，拔擢興家。今之第，其所新築云。余見樓之下，架置巨銃大礮，而宴飲之際，時聞丸聲，則子弟講技其圃也。君沈靜寡言，接物溫和，余未覺其異，旣而聞之。

於人警聞始至闔鄉釋駭計不知所出尹分遣將吏扼海口諸堡塢而君特當其要害尹問君何以為守君對曰以死而已嗚呼吾是以知君之所以大過人也余嘗修私史歷觀古英雄豪雋之成事無他故也唯能斷然超脫死生之際而籌畧材技皆由是出後之人徒艷稱其籌畧材技而不知其所由出也夫死生亦大矣而不能累其心其心之湛然不動可知也不動則明明則能照是以成敗之勢百變於前而見機制宜每出衆人意表夫何事而不成彼其不能成事者皆迷溺眩惑生死利害之中而不能超然其外焉耳故君之平素非必異於人而人之所不能及自有在焉猶此樓之不甚高而能瞰視山海歟超然之名非獨樓為稱也遂書以為記

如斯亭記

宛後河大甲西道蓋集五州之水所成余自肥入豐凡若溪若澗水石潺湲踏砭而渡者槩皆係河之源而至於日田稍合而大矣既而泛舟起筑屈曲高下百折而西漸西漸闊及米城北則茫洋如海豐之官船運粟長崎者數百艘重疊追逐於河中而不患相抵觸其大也如此余寓日田邑多富人杜氏山田氏為其最而山田子竜尤稱有智計能當其身致鉅萬云其家後抵河新起亭臨焉邀余飲

其上水波之光，浮動軒楹間，顧而樂之。子竟請余名之，名以如斯。蓋取之夫子川上之嘆。夫子所謂如斯者，喻德之不可不動也。夫人之殖德，與其致富，一也。一者何哉？曰：積而不息而已矣。吾於是特指於河曰：子之成業也，夫亦如斯歟。其始營營屑屑，不擇細利而收蓄之者，如斯。併受溪澗也。其早作夜思，無作輟，無勤惰者，如斯。經五州，歷數百里而不休也。其間未必無小得失蹉跌，而終不變其志，則斯屈曲高下，百折而必西者也。故今之業，洪裕洋溢，濟衆潤物，包含一切，幾乎與河爭雄，皆由積而不息焉。爾使其無積而有息，則何能致此，而何能享此亭之樂哉？子之子孫坐斯亭，觀斯水，每思子業之如斯也，則庶幾能守其成，不窮不盡，與筑後河終始乎。吾將以此爲記。嗚呼！此豈止子竟家爲然，大於子竟家者，亦得吾說思之，無往不如斯也。

上田氏松樹記

余西遊往，反皆過防，防之臺道村有上田翁，翁家一松樹，薩侯所手植，蓋家當官道爲西海。侯伯所憩，薩今侯之爲世子，童年東上，亦帶翁家手抽道邊，擇松戲栽之。庭際付翁善視之，翁愛護長育，逐年漸包，侯已當國，東西往還，輒過而問焉。侯齡壯，強而松亦成鱗，今之偃蓋重重，過檐者，是也。侯喜之，賜之蕉布，翁心榮之，嘗請皆川老人記之，亦

索余文。余曰：異哉！翁之所為也。余此行，亦遊侯之國矣。侯之國，專西南一隅，疆跨三州，擁屬城一百有二，而琉球貢賦不與焉。其士民繁庶，卉木蕃育，多他州所不及者。余自泉關南沿山緣海，左右皆松，行翠陰中，二百餘里，以達國都。其富於松，亦如此。何必憶翁家之一株哉！且薩侯舍其三州百有二城之地，而拳拳於人之掌，大之庭，是必無之情也。翁之所為，猶持勺水而增巨海，以誇其勞，不亦可異乎？余將何記之？嗚呼！余得其說矣。當翁停薩侯駕也，翁主人也，掌大之庭，亦為己有矣。羈旅之人也，三州百有二城，不能攜其一撮土也。雖榮戟如林，騶從如雲，吾見其惘惘

可憐。於是，以其掌大之庭，借之於三州百有二城之王，而有德色。為長育其所種，又從而歌咏之。余以此有知天地之間，人各有分，物各有主。雖王侯之富有時，不能不假借於匹夫也。侯之褒賜翁，非賜也，償也。侯忘其貴，而翁忘其賤，一松樹而二美鍾焉，是可記也。且翁全家文雅，其女其孫，皆嫻翰墨，贅婿嗣業，終身不知離別之憂，日相共團樂於松陰婆娑之下，是又足以使薩侯視而羨之也。是尤可記也。遂記。

山陽遺稿卷之五畢

山陽遺稿卷之六

賴襄 子成著

記

理窟記

相良孟符學醫最喜啗蘭究理之說顏其齋曰理窟而索  
 記於余余曰理豈有窟乎哉理而有窟不可謂之理理也  
 者彌天地亘古今無有內外者矣上而日月星辰之所以  
 行下而山川草木之所以著中而父子君臣夫婦朋友賓  
 主之所以以文而治亂興亡得失之所以別無往而非理也  
 尋其所謂窟者果何在哉且夫啗蘭人之曰理者非理也

氣也、數也、氣與數有形而理則無跡、無跡者不可以目視而心揣、其可以目視而心揣者、雖細入毫毛、微至眇忽、皆不免有形者也、非理也、然則吾何以記子之理窟哉、無以則有說焉、子之所謂理者、條理也、今夫人之骨節筋脈、藏府各有條理、如日月星辰之有行度、不得其條理、治不可得而施、譬之用兵、先詳其山川蹊路之所由、乃可以啓行也、漢醫之說焉、非不備也、而啗蘭必剖、解人而驗之、非其所目視心揣者、不敢言焉、細入毫毛、微至眇忽、非躁者所能辨識、必也敕斷百事、卷身潛慮於鷄犬聲不到之處、一室之內、如函穴洞天、雖妻若子莫之敢窺、而後可與萬里

外泰西諸哲匠、且暮相遇、以論彼人身之條理焉、則孟符之理、固不可無窟、窟也、是可以爲記歟、抑所謂條理與萬里外所說、如合符節、何哉、其所以然者、必有在焉、是恐泰西之所未能揣焉、他日或得造子之窟、吾將與子論之。

桃源石記

備前藩文學姬井先生有所愛石、名曰桃源、遂以自號云、甲戌之冬、余省父而還、過岡山、訪先生、先生、余父執也、喜而迎余、延之其齋、矮窗小几、琴書整整、見一石、高尺有咫、闊稱之色、黝而澤、上有數峰、峰間石縫、如逕路然、路窮處、竅穴窈然、爲洞壑狀、余摩挲久之、置諸地、使少遠而望之、

夢思出塵寰、一拳忽為萬仞大、萬樹桃花夾碧灣、老推雞  
犬如所聞、衣冠真魁存古韻、自送漁郎重迎君、物色何復  
猜相問、蛇斷馬化已為陳、寄奴草滿江之濱、佛狸渡河死  
百神黑獺據渭涸、群鱗九點烟氣合、又散黃袍夜被屬豬  
人、腥風兩度吹五岳、隱者蹈海趁波臣、誰挾泰山踰北海  
桃源移輿扶桑鄰、東西隨處遂嘉遯、壺裡乾坤住每穩、誤  
墮君手亦得所、室邇人遠見何勉、宿君玉堂冷徹骨、夢醒  
遽遽在君室、枕頭依然小碗岫、欲理前話喚不出、

小赤壁記

小赤壁者、白河侯近臣田內月堂藏石也、舊為柴栗山先

生物先生嘗以享和壬戌十月望、置酒賞月、尾藤博士以  
下、諸名士盡集、白河侯貽鱸魚以佐酒、蓋盛舉也、會中津  
文學倉成翁至、自羽州獲一石於其五色洞、聳拔嵯峨、峰  
厓盡具、是夜齋示先生、先生詭曰、是小赤壁也、來臨吾會、  
宜為吾有、就手奪之、遂作長句歌之、座客皆和、一時傳以  
為佳話、其後先生與博士諸公前後卽世、而此石併卽夜  
詩卷、皆歸月堂、月堂珍愛篤至、又募賦詠於四方、而微余  
為之記、夫余未得見其石也、而奪石之人、與傍觀之之人、  
則嘗得見之矣、且當時之會、吾先人亦與焉、故聞其事甚  
熟、今又按圖讀詩、諸賢聲容宛在心目、竊幸得挂名其末



歎曰、彼中應有僊源、安得入而搜之、先生笑曰、所以名也、嘗獲之、近郊蓋我烈公遊憩之地、予不特愛之也、子其爲我記之、襄嘗聞之父、桃源之說、淵明所以寓其避宋思晉之意、非真有其地也、今烈公垂裕後昆、而先生守職其國、非復義熙甲子之比、無以避逃爲也、而所以爲桃源者、真有此石、不徒寓之空言焉、則愈於淵明多矣、今之職於儒者、超然衆士之外、名仕而實隱、自先生之得此石也、其國之政、凡幾更矣、其吏、凡幾變矣、而先生與此石、塊然相對、猶尚如故、猶夫劉郎之於玄都、桃已、先生之潛身於桃源、所謂不知有秦、無論魏晉者、其樂豈世所能識也、或曰、桃

源、一尺之石也、非化身寸許、其可能潛乎、曰、亦寓意焉耳、且夫小人之處世、冒進名利之途、自取窘蹙之患、入室被謫、出門有礙、至六尺之軀、無地可容、至如君子則反之、故曲肱甕牖、人以為病者、原思之桃源也、卷躬陋巷、人不堪其憂者、顏淵之桃源也、故自小人觀之、君子之身、能屈能伸、能大能小、無入而不自得、蝸牛之廬、視如大廈、一綫之路、眇如康衢、彼之所長戚戚、我之所坦蕩蕩、掉臂而行、容膝而居、苟寓其意、何往而不桃源哉、又奚恠於此石耶、遂書其言、質之先生、又從爲之歌、曰、

桃源石、石歟、山峰巒洞壑、一拳閒、先生玩之、南窻下、瞑然

也、不能不欣然援筆、以爲月堂所以愛此石、亦以其人焉耳、非必於石也、余嘗讀蘇子賦、以爲巉巖蒙茸、何地無有、而黃州之山、一經其遊、後人過焉者、蓋莫不低回顧戀也、而斷岸半尺、不可掣歸、先生、今蘇子也、而此石、先生之赤壁也、置之几間、恍陪嘯歌、月堂愛之、亦宜矣、且夫赤壁之從遊者、二客而已、而不載其姓名、蓋不足載耳、何如小赤壁之盛哉、假使蘇子與元祐群賢、相攜遊、教焉、則其起後人之思、當又何如歟、而此石何以異、此抑昔人稱天地秀異之氣之所鍾、或爲石焉、或爲人焉、栗山先生諸公、人之秀拔奇特者也、而白河侯實採掇、聚之、猶元祐群賢之

